责编/吕巡江 美编/张圣龙 审读/孙勇
2026/11/26 星期四

永不消逝的电波

五位姑娘、两张合影、七十二年，只待春风有信时再团圆

“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”72年，放在历史长河里不过一瞬，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7师的5个姑娘身上，是从青丝到白发，是从战地的报务台到盛世的天安门。

今年11月17日上午，上海虹口，彩虹湾老年福利院。96岁的刘惠宽换上一身新军装，坐在屏幕前。九点半，屏幕亮了。青岛的章寒竹出现在画面里。

“刘惠宽，是你吗？你还好吗？”

“章寒竹——章寒竹——”刘惠宽挥着手，声音出奇的响亮。两位九旬老人隔着屏幕，敬了一个军礼。章寒竹打开微信，北京的王瑜谦出现在另一个窗口。三位志愿军空军女报务员的脸挤在同一个画面里，72年再次同框。刘惠宽在女儿李萍陪伴下唱起《志愿军战歌》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声音不太稳，但一句一句唱完了。

水兵服照片上的4个人，齐了。章寒竹、龙逸皎、王瑜谦、刘惠宽。

但章寒竹心里还装着另一张照片。那张照片上也有4个人，后排右侧站着一个叫李玉敏的姑娘。“战地的‘五朵金花’只有她还没有归队。”



王瑜谦、李玉敏、章寒竹、龙逸皎（后排右一为李玉敏）合照。



读报参考总编辑张子倩给章寒竹展示相关新闻报道。



龙逸皎、章寒竹、刘惠宽、王瑜谦（从左至右）的水兵服合影。

两张合影的两个缺口

1954年3月8日，在离空17师驻地丹东大东沟不远的一家照相馆，5个姑娘此前约好一起去照相。但快门按下时，画面里只有4个。那张照片前排右边龙逸皎，左边章寒竹，后排左边王瑜谦，后排右边李玉敏。原本要出现的“第五人”刘惠宽，因当时怀孕待产，没赶上。

章寒竹回忆，照片上的4个人同住一间营房，铺位挨着，在同一个报务台前轮班抄报。安东零下三十多度，手冻麻了握不住铅笔，就把手套剪开。

报务员的工作，不是“抄抄写写”四个字能带过的。龙逸皎后来回忆，那时每一个码都连着天上的飞机，“错一个码，天上就可能多一架回不来的飞机”。章寒竹说得更具体：“我发出去的电报由机要员翻译，飞机在哪个地点、能不能出动，都是保密内容。”她们抄下的每一个字符，都可能决定一架战鹰的起落，决定一个飞行员能不能回家。

几个月后，1954年5月20日，空17师成建制转隶海军航空兵，她们所在的49团扩编为海航4师。军装换了。刘惠宽生产完后坐回报务台前，赶上了那年秋天拍的水兵服合影。但这一次，李玉敏没有赶上——她已转业，走了。多年后回忆起来，谁也想不起当时有没有说过再见。

于是有了第二张照片：水兵服，四个姑娘，章寒竹、龙逸皎、王瑜谦、刘惠宽。

两张照片，5个姑娘，在任何一张里都凑不齐5个人。第一张缺了刘惠宽，第二张缺了李玉敏。此后72年，章寒竹把两张照片都收着。龙逸皎把安东那张收进铁盒，用毛巾层层包好，缝相册的线绳磨断了就换一根，断了好多次，照片还在。她们各自过日子，把那段青春压进箱底，偶尔翻出来看一眼，再放回去。

水兵服照片上的人齐了

刘惠宽是被“认”出来的。线索来自水兵服照片本身。一天，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张辉转发自媒体“上校聊聊”视频，读报参考融媒体记者与有关人员反复比对，确认照片上那个尚未确定身份的女兵，与上海虹口彩虹湾老年福利院一位96岁老人的面貌高度吻合。记者把电话打到老人的女儿李萍那里，那头很激动：“照片上的第四位女兵，就是我的母亲。”

李萍说了一句话，把两张照片的关系点透了：“1954年，拍下水兵服合影后不久，因为转业，母亲就和另外三位战友分开了。”水兵服那张，四个人齐了。安东那张，后排右侧还站着李玉敏。刘惠宽的归队，补上的是一张照片的缺口。它没有消解另一张照片的空位，反而让那个空位被衬得更清晰：五个姑娘，两张照片，各有各的“第四人”，而“第四人”从来不是同一个人。

刘惠宽晚年定居上海，低调得近乎沉默，她始终保守着军律。读报参考融媒体记者综合多个采访信源获知，她连当年发过什么报都不跟护工讲。那些年在报务台前译过的风速、云高、敌情，她一个字也没有往外说过。

被姐妹们找到这件事本身，对刘惠宽而言大概也是一场意外。

章寒竹在连线中说了那个约定：“希望明年，我们能在北京重聚，到天安门前拍一张合影。”王瑜谦接了一句：“你们都要保重身体，我在北京等你们。”刘惠宽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会面结束前，她又举起手，敬了一个军礼。

水兵服那张，到此算是齐了。可章寒竹心里那张合影，还空着。

安东照片还在等一个人

李玉敏的信息，72年之后仍然少得让人心里发紧。姐妹们记得，她大约是南京人，家里只有母亲。1951年前后入朝，1954年转业，如果健在，今年大约是92岁。《现代快报》报道写得直白：安东合影上，前排章寒竹、龙逸皎，后排左边王瑜谦，都已经联系上，“只剩后排右侧的李玉敏还没有消息”。据志愿者对比已有线索分析，她转业后可能落在了江浙沪一带。江苏等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已介入协调，各地志愿者仍在持续征集线索。

章寒竹这几个月一直在路上。10月从青岛飞到慈溪，见了龙逸皎，然后回江阴老家，旧宅变成了园区新城。又去南京，站在当年参军入伍的兵站旧址前。94岁的人，飞机、火车、长途客车一样一样地坐。大儿子马刚说，母亲现在走到哪里，都会带着这两张照片。

1951年，章寒竹报名参军时身材瘦小，怕过不了体检，偷偷往肥大的裤子里塞了几块石头。“寒竹”这个名字是她自己改的，寒天的竹子，风雪压不弯。刘惠宽在气象保障线上报风速、报云高，飞行员开玩笑说“她说能飞就能飞”。王瑜谦在朝鲜不只抄报，还独立完成氢气球灌注、高空风速观测，入选过志愿军篮球队。她们做的事情，放在战史里也许只有几行字：抄报文，报数据，守电台。但那些报文和数据，连着的是一架一架起飞和返航的战鹰。

这些本事，在战争结束后派上了别的用场。几个人各自转身，汇入人海。章寒竹转业后从邮电局到青岛汽轮机厂，再到青岛市财政局，成为青岛第一批注册会计师、国家税务师，1990年退休不到一个月又被返聘，参与组建青岛市住房公积金中心。她常对儿子说：“部队里抄报文不能错一个小数点，到地方上管钱，同样不能错一分。”龙逸皎转业到慈溪后进检察院、学校做财务，常说：“组织分配的工作，不能挑三拣四，岗位再辛苦，只要肯学就行。”从战地电波到城市账本，她们把报务台前的那份精准和沉默，带进了和平年代的日常。

72年过去，这些本事用不上了。胸牌收进了盒子，电码忘得差不多了，连彼此的样子都要靠照片来认。但章寒竹还在跑。她不是在“怀念”，她是在找人。

当年靠电波如今靠全网

这一次的寻找，和72年前不一样了。

读报参考融媒体联合上海新闻晨报、南京现代快报面向全网发出了一份邀请。邀请里写：“用AI修复让老照片里的她眨眨眼、转过头，笑着看向三个老姐妹；画一组四格条漫，让她拎着报务包从黑白走到彩色，从1954年的丹东雪地里走到迎来建军百年的长安街。”算法、屏幕、直播间，这些东西，当年守在报务台前的姑娘们一样都没有见过。但现在，有人在用这些东西，试着把一张黑白照片里的人“接”出来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找人的方式。当年靠的是志愿者群里一条留言，靠的是两块胸牌上紧挨着的编号。

天安门前给她留个位置

把这两张照片放回更大的时间里去看，它们承载的东西，比5个姑娘的青春更重。2026年4月，第十三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，12位英灵回到祖国怀抱。从2014年到2026年，中国已先后迎回13批共1023位志愿军烈士遗骸。从“接烈士回家”到“帮老兵找人”，这个国家在做同一件事：不忘记。

“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，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。”那些跨过鸭绿江的年轻人，用青春为这个国家打出了一个可以站直了说话的姿态。72年后的今天，一个时代在用它的方式，替她们记住。

2027年建军100周年。她们还想再穿一次军装，再敬一次军礼，把手模送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。各方已经在推一件事：不管李玉敏找不找得到，明年春天，让几位老人到北京见一面。章寒竹、龙逸皎、王瑜谦、刘惠宽，4个已经找到的人，去天安门前再拍一张合影。

王瑜谦的老伴顾庚当年做过机要员，视频连线时含泪说了一句“不见不散”。这4个字，从北京传到上海，传到慈溪，传到青岛。

章寒竹反复说的那句话，在刘惠宽归队之后，分量没有减轻，反而更重了：“我们4个，真想再合一次影。”水兵服那张的“4个”已经凑齐了。安东那张的“4个”，还差一个。

那张安东合影的后排右侧，还站着一个人。明年春天，天安门前大概会有一张合影。快门按下的时候，画面里会有一个位置，留给李玉敏。

还缺一个人。这句话，值得再说一遍。

青报全媒体/观海新闻记者 孙启孟 张子倩

■新闻回顾

一张照片牵出跨越72年的寻找

2026年7月，青岛日报社读报参考融媒体联合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发起“志愿军老兵，您在哪里”公益寻访行动。章寒竹的手模在一次入户中被拓印下来的。不久后，慈溪志愿者娄晓辉将龙逸皎珍藏的1954年安东合影剪成视频发到网上，山东青州志愿者孙黄平认出照片中的面孔，两地信息迅速比对成功。7月24日，龙逸皎与章寒竹实现手机通话。

10月25日，章寒竹从青岛飞抵慈溪。两位九旬女兵相拥敬礼，现场连线北京的王瑜谦。三位老人对着屏幕叫出彼此的名字。龙逸皎说：“还差一个人。”那个人叫李玉敏，安东合影后排右侧。

目前，全网寻找李玉敏的行动仍在持续。明年春天，几位老人约定在北京相见，走进天安门广场。那个留给李玉敏的位置，还没有填上。

这是永不消逝的电波——机器早停了，频率没停。